

《魏书》校勘札记

钱松*

(南京工业大学 法政学院人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魏书》,北齐魏收撰,全书一百三十卷,分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八卷,志二十卷,记载了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中叶北魏王朝兴亡史。《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最原始和最完备的资料,对研究鲜卑拓跋部的历史也有重大价值。《魏书》的整理研究,主要经历了北宋、明、清、近代等阶段,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点校本《魏书》,集《魏书》研究之大成,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但有些地方仍可进一步商榷。本文以标点本《魏书》为基础,比勘了有关版本并参考其它典籍,撰成校勘札记若干条,冀为《魏书》之整理研究,贡其一得之愚。

关键词:魏书;校勘

中图分类号:K236.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3-0054-06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吸收了历代版本之长及前人研究成果^①,是目前最好的本子。然而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商榷^②。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曾核对了有关版本并参考其它典籍,撰成札记若干条,现整理如下,欲求正于各位专家学者^③。

1.《高宗纪》

(太安四年)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第116页)^④

案:“山下”,《北史·魏本纪》^⑤作“山上”。《太平御览》^⑥卷一〇二引《后魏书》、《册府元龟》^⑦卷七九、卷一一二引《魏书》均作“山上”,疑作“山上”是。

2.《高祖纪》

(太和)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第167页)

案:“丁卯”,《北史·魏本纪》作“丁巳”,疑是。

太和十五年正月甲午朔,丁巳为二十四日,此月无丁卯。

3.《高祖纪》

(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第172页)

案:“百余万”,《北史·魏本纪》作“三十余万”,疑是。《御览》卷一〇三引《后魏书》正作“三十余万”,《魏书·天象志》亦然,又《魏书·李冲传》:“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也可证《高祖纪》作“百余万”盖误。

4.《高祖纪》

(太和二十三年)冬十月辛未,邓至国王像舒彭来朝。丙戌,车驾谒长陵。丁酉,有事于太庙。(第191页)

案:“辛未邓至国王像舒彭来朝”,《北史·魏本纪》“辛未”作“癸未”,疑是。太和二十三年十月癸

收稿日期:2004-12-14

作者简介:钱松(1969—),男,江苏启东人,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人文系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 详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1974年版出版前言。

② 详陈金戈先生《〈魏书〉校勘拾零》(《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4期)、《〈魏书〉校勘拾零(续)》(《晋阳学刊》,1984年3期)及高振铎先生《〈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1期)、《〈魏书〉点校商榷二十九例》(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5期),本人也有拙作《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拾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读札》(南京师大《文教资料》1997年1期)。

③ 本人参校版本有百衲本、北京国子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下皆简称百衲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南京国子监本则尚未暇校核。

④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1974年版,下皆只注页码。

⑤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1974年版。

⑥ 中华书局影印本《太平御览》,1960年版,下简称《御览》,其所谓《后魏书》者,实即今之《魏书》,今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⑦ 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1960年版,下简称《册府》,该书所采用北魏史料以《魏书》、《北史》为主,唯不注书名。本文所引用《册府》中相关各例,经本人勘对,似较确凿为采引《魏书》者。

酉朔，癸未为十一日，丙戌为十四日，此月无辛未。

5. 《世宗纪》

（正始三年）九月癸酉，邢峦大破衍军于宿豫，斩其大将蓝怀恭等四十余人……己丑，中山王英大破衍军于淮南，……英遂攻钟离。高丽国遣使朝贡。萧衍遣将士卒三万寇义阳。丁酉，夜遁走……戊申，蠕蠕国遣使朝贡。己未，征虏将军赵遐大破衍众于灊城桑坪。十有一月甲子……。（第203页）

案：正始三年九月癸亥朔，癸酉为十一日，己丑为二十七日，此月无丁酉、戊申、己未。十月壬辰朔，丁酉为六日，戊申为十七日，己未为二十八日，疑上文“丁酉”前应有“十月”两字。如此十月丁酉、戊申、己未条叙事上承九月，下接十一月。《资治通鉴》^①卷一百四十六“冬十月，英进围钟离。”也可证丁酉、戊申、己未条叙事在十月。

6. 《世宗纪》

（延昌三年十一月）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步骑十万西伐。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平南将军羊祉出涪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第214页）

案：“步骑十万”，百衲本同。汲本、殿本、局本皆作“十五万”，《魏书·天象志》也作“十五万”，又《北史·魏本纪》、《通鉴》卷一百四十七亦均为“十五万”。此次西伐，甄琛“领步骑四万”，傅竖眼“领步骑三万”，奚康生“领步骑三万”，羊祉“领步骑三万”（详各人传记），则四将领兵合计十三万，此十三万人当在高肇统领之下，又高肇当另有所部，故总计作十五万较为合理。

7. 《孝静纪》

（兴和三年）三月己酉，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自号天王。（第304页）

案：“己酉”，《北史·魏本纪》作“乙酉”，疑是。兴和三年三月癸酉朔，乙酉为十三日，此月无己酉。

8. 《景穆十二王列传·汝阴王传》

（元修义）累迁吏部尚书，及在铨衡，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第451页）

案：“唯专货贿”，百衲本、汲本、局本同。北监本、殿本作“唯事货贿”，《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亦作“唯事”，又《御览》卷四九二、卷二一四引《后魏书》也作“唯事”，疑诸本“专”为“事”之讹。

9. 《景穆十二王列传·任城王传》

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须从朕。（第470页）

案：高振铎先生云“《全后魏文》卷七，3548页（3）《诏任城王澄》‘是段’上属，中华书局印本端校‘段当作段’（即假）意为凭借。《魏书》将‘是

段’下属，意不可解^②。”愚以为“是段”亦可下属。

“段”不必训“段”，“是段”犹今言“这一阵子、这一次”，《魏书》习见：《夏侯道迁传》：“（夏侯道迁）免冠徒跣谢曰：‘……比在寿春，遭韦纘之酷，申控无所，致此猖狂。是段以来，希酬昔遇’（1583页）。”《尔朱荣传》：“兆殊不悦，且曰：‘还白高兄，弟有吉梦，今段之行，必有克获’（1662页）。”《张普惠传》：“诏答曰：‘……卿深诚厚虑，朕用嘉哉。但此段机略，不获相从’（1740页）。”《成淹传》：“高祖大悦，谓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为制胜’（1753页）。”《刘道斌传》：“高祖谓黄门侍郎邢峦曰：‘道斌是段之举，便异侪流矣’（1757页）。”

10. 《景穆十二王列传·南安王传》

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右仆射柳惔等大将五人沿淮南走。（第500页）

案：“沿淮南走”，《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作“沿淮东走”，疑是。《魏书·世宗纪》：“衍中军大将军、临川王萧宏，尚书右仆射柳惔，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奔梁城沿淮东走，追奔次于马头。”又《魏书·萧衍传》也作“沿淮东走”。马头在梁城之东北，作“南走”盖误。

11. 《刘库仁传》

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第605页）

案：“当徙长安”，“当”字疑为“尝”之讹。

12. 《崔玄伯传》

神中，平滑台，模归降。后赐爵武陵男。（第626页）

案：“武陵男”，《北史·崔暹传》作“武城男”，疑是。《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考异》曰：“《宋书》云：‘模抗节不降，投堑死。’按《后魏书》模仕魏为武城男，《宋书》误也。”则司马光所见《魏书》尚作“武城男”，又本传下文“模孙景茂，冀州别驾、青州长史、随郡太守、武城男”，盖景茂袭乃祖之爵，故崔模理当为武城男。

13. 《崔玄伯传》

始模在南妻张氏，有二子，冲智、季柔。（第627页）

案：“冲智”，《北史·崔暹传》作“仲智”，疑是。二子一“仲”一“季”，正显示行辈。《册府》卷九三一、卷九四三引《魏书》也皆作“仲智”。

14. 《崔玄伯传》

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长史已下皆诣道固，道固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于客前。道固惊起接取，谓客曰：“家无人力，老亲自执劬劳。”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谢其母……

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1976年版，下简称《通鉴》。

② 高振铎先生《〈魏书〉点校商榷七十例》，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1期。

诸客皆叹美道固母子，贱其诸兄。(第 628 页)

案：“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册府》卷九四三引《魏书》、《御览》卷四〇五引《后魏书》皆作“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传本《魏书》“兄弟”盖为“兄等”之讹。上文“嫡母兄”、“道固诸兄等”、“贱其诸兄”皆已言之甚明，轻侮道固母子者皆道固“诸兄”，若作“兄弟”则与文意不合。

15. 《叔孙建传》

后有大功及宠幸贵臣薨，赠送终礼，皆依俊故事，无得逾之者。(第 706 页)

案：“赠送终礼”，《北史·叔孙建传》作“赠赠送终礼”，疑《魏书》有脱字。《册府》卷一三二引《魏书》作“赠赠送终礼”。

16. 《王宪传》

祖念弟云……出为冠军将军、尚书、兖州刺史，寻进号征虏将军。在州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又取官绢，因染割易，御史纠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第 776 页)

案：“兖州刺史”，《北史·王宪传》作“南兖州刺史”，疑是。据《魏书·地形志》，荆山在己吾县，己吾县于熙平年间属南兖州马头郡。又《魏书·宋翻传》：“又迁左将军、南兖州刺史。时萧衍遣将先据荆山，规将寇窬。属寿春沦陷，贼遂乘势径趋项城。”此荆山与寿春、项城皆与南兖州相邻，距兖州则尚遥远，似亦可证荆山属南兖州。

17. 《张济传》

太祖问济江南之事，济对曰：“……佗期间臣：‘魏初伐中山几十万众？’臣答：‘三十余万。’……。”(第 787 页)

案：“三十余万”，《北史·张济传》作“四十余万”，疑是。《册府》卷六五三引《魏书》正作“四十余万”。又《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八月)己亥，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

18. 《李先传》

太祖曰：“朕闻中山土广民殷，信尔以不？”先曰：“臣少官长安，仍事长子，后乃还乡，观望民土，实自殷广。”(第 788 页)

案：“民土”，《册府》卷八三四、《通志》^①卷一百四十七引《魏书》作“民土”，疑是。盖“民”可谓“殷”，“土”却不可谓之“广”。

19. 《李先传》

太祖又问曰：“卿祖父及身官悉历何官？”(第 789 页)

案：“身官”，《北史·李先传》作“身”，疑《魏书》衍“官”字，“身”谓自己，魏晋南北朝习见。

“身官”不辞。

20. 《陈建传》

世祖壮之，赐户二十。(第 802 页)

案：“赐户二十”，《北史·陈建传》作“赐别户二十”，疑《魏书》脱“别”字。《册府》卷三七二、卷三八一引《魏书》皆作“别户”，“别户”又见《魏书·刘尼传》：“赐别户三十”。

21. 《崔浩传》

性不好《老》、《庄》之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第 812 页)

案：“袁生”，诸本及点校本 74 年版同，点校本 84 年版则改作“韦生”，且未见校记，疑误改，《北史·崔宏传》也作“袁生”。疑此“袁生”为汉轅固生，《史记·儒林传》^②：“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轅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84 年版改作“韦生”，疑根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时所在承指数言瑞应。(孙)皓以问(韦)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③(第 1462 页)”，然韦曜议论并非针对《老》、《庄》之书，疑“家人言”、“家人筐篋中物”皆当时习语，点校本 84 年版之改动，置版本于不顾，似有不妥。

22. 《李顺传》

式自以家据权要，心虑危祸，常敕津吏；台有使者，必先启告，然后渡之。(第 834 页)

案：“常敕津吏台有使者”，《北史·李顺传》标点作“常敕津吏，台有使者”，《魏书》“津吏”下作分号盖排印错误。

23. 《陆俟传》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第 904 页)

案：“名望重者”，《北史·陆俟传》作“名望素重者”，疑传本《魏书》脱“素”字。《御览》卷二五七、卷四七五引《后魏书》也皆作“名望素重者”。

24. 《陆俟传》

十九年，睿表曰：“……圣怀无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修礼华区，讽风洛浦。然简英略之将，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据其要府，则梁秦以西睹机自服；抚附振威，回麾东指，则义阳以左驰声可制。然后布仁化以绥近，播恩施以怀远……。”(第 912 页)

案：“然简英略之将”，诸本同。殿本《考证》：“‘然’字下疑脱‘后’字。”《考证》是。睿表下文

① 宋·郑樵《通志》，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影印。

②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982 年版。

③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1982 年版。

即作“然后布仁化以绥近”。

25.《韩秀传》

延兴中，尚书奏以敦煌一镇，介远西北，寇贼路冲，虑或不固，欲移就凉州。群官会议，金以为然。秀独谓非便，曰：“……且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舍远就近，遥防有阙。”（第953页）

案：“敦煌去凉州及千余里”，“及”字疑为“乃”之讹。《册府》卷四七二引《魏书》即作“乃”。又“遥防有阙”，《册府》作“边防有阙”，疑“遥”为“边”之讹。

26.《卢玄传》

（卢度世）后除散骑侍郎，使刘骏。遣其侍中柳元景与度世对接，度世应对失衷。（第1046页）

案：“遣”上疑应有“刘骏”两字。《册府》卷六六四节录《魏书》作“卢度世为散骑侍郎使于宋，宋孝武遣其侍中柳元景与度世对接”。

27.《卢玄传》

及高祖议伐萧嘏，渊表曰：“……不若命将简锐，荡涤江右，然后鸣鸾巡省，告成东岳，则天下幸甚，率土戴赖……。”（第1047页）

案：“荡涤江右”，“右”疑为“左”之讹。“江左”为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及南朝政权之统称，《魏书》习见。《卢玄传》：“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高闾传》：“陛下命将亲征，威陵江左。”《郑羲传》：“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

28.《卢玄传》

（卢昶）太和初，为太子中舍人、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昭业。高祖诏昶曰：“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早当晚，会是朕物。卿等欲言，便无相疑难。”（第1055页）

案：“卿便至彼”，《册府》卷一五六引《魏书》作“卿使至彼”，疑传本《魏书》“便”为“使”之讹。

又“卿等欲言便无相疑难”，《北史·卢玄传》作“卿等欲言便言无相疑难”，《册府》（同上卷）引《魏书》亦同《北史》，疑传本《魏书》“便”下脱“言”字。下文高祖“又敕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语致虑。若彼先有所知所识，欲见便见，须论即论’”，“欲见便见，须论即论”与“欲言便言”也是相同句式。

29.《尉元传》

萧道成既自立，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征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督，余官如故，总率诸军以讨之。元讨五固贼桓和等，皆平之。东南清晏，远近帖然。（第1113页）

案：“征西大将军”疑应作“征南大将军”。尉元

既都督南征诸军事，其将军名号例应冠以“征南”。

五固在兖州境内，作“征西”必不可解，下文“东南清晏”也将成语病。

30.《索敞传》

初，敞在州之日，与乡人阴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师，被罪徙和龙，届上谷，困不前达，土人徐能抑掠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见世隆，语其由状，对泣而别。（第1163页）

案：“敞在州之日”，《北史·索敞传》作“敞之在凉州”，疑《魏书》“州”前应有“凉”字，《册府》卷八八二引《魏书》即作“索敞初在凉州之日”。“在州”为词常谓任州刺史，据《魏书·索敞传》，索敞生前官止扶风太守，其在凉州之日为刘昺助教，作“在州”易致歧义。又“五年”疑应连上读，作“土人徐能抑掠为奴五年”。

31.《李孝伯传》

且心无不善，以佛道为教者，正可未达众妙之门耳。（第1178页）

案：“正可未达众妙之门”，《册府》卷五三〇引《魏书》作“正可达众妙之门”。疑传本《魏书》衍“未”字。上文言李瑒自理，“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以此推之，当谓以佛道为教者，必能达众妙之门，也即所谓兼通道俗。若李瑒谓佛教未达众妙之门，当失其自我开脱之本意。

32.《李冲传》

冲明目当官，图为己任，自始迄终，无所避屈。（第1189页）

案：“明目当官”费解。《册府》卷四五九引《魏书》作“明白当官”，疑传本《魏书》“目”为“白”之讹。“明白”即清白之谓。《魏书·郭祚传》：“人生有运，非可避也，但当明白当官，何所顾畏。”

33.《刘芳传》

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第1221页）

案：“建国亲民”，《册府》卷六〇三引《魏书》作“建国君民”，传本《魏书》“亲”盖“君”之误。今检《礼记·学记》^①正作“君”。《魏书·崔光传》亦云：“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也？”

34.《崔辩传》

楷至州，表曰：“……今天长丧乱，妖灾间起。定州逆虏，越趣北界；邺下凶烬，蚕噬腹心。两处大羊，势足并合，城下之战，匪暮斯朝。”（第1255页）

案：“势足并合”，《册府》卷四三〇引《魏书》作“势若并合”，疑传本《魏书》“足”为“若”之讹。“势若并合”及下文“城下之战，匪暮斯朝”皆假定之辞。

① 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1979年版。

35.《崔辩传》

初楷将之州，人咸劝留家口，单身述职。楷曰：“贪人之禄，忧人之事，如一身独往，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为人固志也？”（第1256页）

案：“贪人之禄”，《册府》卷三七二引《魏书》作“食人之禄”，疑传本《魏书》“贪”为“食”之讹。《通鉴》卷一百五十一也作“食人之禄”。

36.《崔挺传》

时谷余踊贵，乡人或有赡者，遗挺，辞让而受，仍亦散之贫困，不为畜积。（第1264页）

案：“乡人或有赡者遗挺辞让而受”，《北史·崔挺传》作“乡人有赡遗，挺辞而后受。”《册府》卷八〇六引《魏书》云：“乡人或有赡遗者，挺辞而后受。”疑传本《魏书》“遗者”倒文。“赡遗”为词又见本传上文：“初崔光之在贫贱也，（崔）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又《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吴祐）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赡遗^①。”《北齐书·文苑传》：“（李）广雅有鉴识，度量弘远，坦平无私，为士流所爱，岁时共赡遗之，赖以自给^②。”

37.《崔挺传》

（崔勉）太昌初，除散骑常侍、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在外逃免。（第1269页）

案：“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北史·崔挺传》标点作“敕左右厢出入。其家被收之际”。《北史》是，“其家”宜从下读。“左右厢出入”疑为帝皇对臣下宠遇，《魏书·尔朱彦伯传》：“及车驾还宫，除（尔朱世隆）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摄选，左右厢出入。”且崔勉之外逃因其父崔挺之事，《魏书·崔挺传》：“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与尚书辛雄、刘钦等并诛，时年五十。没其家口。”此事《魏书·辛雄传》载之甚详，其时出帝已外逃，下今诛崔挺，收捕其家口者实为齐献武王，则出帝在位期间既不曾诛崔挺，亦必无敕左右厢入崔勉家之事，《魏书》标点失当，遂致歧义。

38.《杨播传》

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第1290页）

案：“母子间甚难”，《北史·杨播传》作“居母子间甚难”，疑传本《魏书》脱“居”字。《册府》卷八一七引《魏书》也有“居”字。又据明代戴羲辑《魏书文抄十八卷》^③则作“居母子间难”。

39.《杨播传》

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赐四兄及我酒。（第1290页）

案：“举赐四兄及我酒”，《北史·杨播传》作“举爵赐兄及我酒”，《册府》卷八一七引《魏书》亦同《北史》，疑传本《魏书》脱“爵”字，《魏书文抄》作“举爵赐四兄及我酒”。又据《魏书·杨播传》，杨椿兄弟八人，见载者有六人，长幼依次为播、椿、颖、顺、津、暉，另据出土墓志^④，杨懿六子为杨舒，七子为杨阿难，如此则八人排行依次为播、椿、颖、顺、津、舒、阿难、暉，杨椿之排行确然第二，不应又有“四兄”，今本《魏书》“四”字可疑。

40.《杨播传》

昱谏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浅，备位宫臣，太子动止，宜令翼从。然自此以来，轻尔出入，进无二傅辅导之美，退阙群僚陪侍之式。”（第1292页）

案：“自此以来”，《北史·杨播传》作“自比以来”，疑《魏书》“此”为“比”之讹。“自比”，《魏书》习见，谓最近以来，如《萧宝夤传》：“自比以来，官罔高卑，人无贵贱，皆饰辞假说，用相褒举。”

41.《杨播传》

逸为政爱人，尤憎豪猾，广设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粮，人或为设食者，虽在暗室，终不进，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第1301页）

案：“终不进”，《北史·杨播传》作“终不敢进”，疑传本《魏书》脱“敢”字。《册府》卷六九〇引《魏书》也有“敢”字。

42.《韩麒麟传》

（韩子熙）寻除骠骑将军。元象中，加卫大将军……武定初，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第1337页）

案：“赠骠骑将军”，《北史·韩麒麟传》作“赠骠骑大将军”，疑《魏书》脱“大”字。子熙既元象中已加卫大将军，为二品，位在太子太师之上，若卒赠骠骑将军，则位在太子太师之下，是反为降格；若作骠骑大将军，则为一品，符合赠谥惯例。

43.《毕众敬传》

祖彦弟哲，永安末，秘书郎。（第1365页）

案：祖彦弟“哲”，《北史·毕众敬传》作“祖哲”，疑《魏书》“哲”上脱“祖”字。毕众敬子元宾，元宾六子：祖朽、祖髦、祖归、祖旋、祖荣、祖晖；众敬弟子闻慰，闻慰一子为祖彦，则另一子似亦应为双名，作“祖哲”是。

44.《李彪传》

臣愚以为行俭之道，犹自阙如。何者？今四人豪

①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1965年版。

②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1972年版。

③ 明 戴羲辑《魏书文抄十八卷》，今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下简称《魏书文抄》。

④ 《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未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第 1382 页）

案：“四人豪富之家”，“四人”费解，《册府》卷五二九引《魏书》改作“庶人”。疑原作“四民”，唐人避讳，遂改。下文“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此“生人”亦“生民”之讳。《魏书·高崇传》：“道穆表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此“四民”则盖已回改。

45. 《李彪传》

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豕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飡年不永，二世而亡。（第 1384 页）

案：“弗以义方教厥豕子，于是习成凶德”，《北史·李彪传》作“弗以义方教厥豕子，豕子于是习成凶德”，疑传本《魏书》“于是”前脱“豕子”，《册府》

卷五二九引《魏书》也重“豕子”。上文“恢崇儒道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也重“世嫡”。

46. 《李彪传》

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远惟景业，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闡录，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第 1394 页）

案：“始有缺矣”，《册府》卷五五八引《魏书》作“殆有缺矣”，疑传本《魏书》“始”为“殆”之讹。《魏书文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①卷四十二引《魏书》也作“殆”。

47. 《李彪传》

先皇之茂猷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听靡悔也。（第 1395 页）

案：“其听靡悔”，百衲本同。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皆作“其德靡悔”，《北史·李彪传》也同诸本，盖“听”为“德”之讹。《册府》卷五五八、《全后魏文》卷四十二引《魏书》也作“德”。

The Collation of *Weishu*

QIAN So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Weishu*, a book written by Weishou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is made up of 130 fascicles. It includes three parts, 12 fascicles of basic Annals, 98 fascicles of Biographies and 20 fascicles of Annals. It records the rise-and-fall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from the end of 4th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6th century. *Weishu*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available material which 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us it is very valuabl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Tuoba tribe of Xianbei. The work of systematizing and researching of the book *Weishu* has been through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times. The available best edition of *Weishu* is the checked and punctu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in 1974, for it has collected all the possible researching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oints open to ques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edition, the writer of the thesis has compared some relative editions, turned to some concerning reference books and then formed over hundred reading notes of collation in order to do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ing and systematizing of *Weishu*.

Key words: *Weishu*; collation

① 中华书局影印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987年版，下简称《全后魏文》。